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唐宋史料筆記

墨莊漫錄
過庭錄
可書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撰

過庭錄

〔宋〕范公偁撰

孔凡禮點校

可書

〔宋〕張知甫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墨莊漫錄/(宋)張邦基撰;孔凡禮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02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本書與“過庭錄/(宋)范公偁撰·可書/(宋)張知甫撰”合訂

ISBN 7-101-02030-5

I. 墨… II. ①張… ②孔… III. 古代史—史料—中國—宋代 IV. K244.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32006 號

責任編輯 崔文印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 撰

過庭錄

[宋]范公偁 撰

可書

[宋]張知甫 撰

孔凡禮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4 印張·253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24.00 元

ISBN 7-101-02030-5/K·882

墨莊漫錄

點校說明

一

墨莊漫錄十卷，宋張邦基撰。

張邦基生長於仕宦之家。

本書卷一兄弟相代北扉乃盛事條提到伯父賓老（文簡公）、倪老，卷五廖明略汝墳驛壁題詩條提到從伯康孫（曼老），卷七硯石評條提到伯父毅老。

賓老名康國。嘉慶揚州府志卷三十九謂爲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進士。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傳，謂爲揚州人。據宋史宰輔表，徽宗崇寧三年（一一〇四）九月，康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除尚書左丞，四年二月知樞密院事，大觀三年（一一〇九）三月卒，查宋史康國傳，時年五十四。謚文簡。

據秦觀淮海集卷三十八芝室記，倪老名康伯。嘉慶揚州府志謂爲神宗熙寧九年（一〇七六）進士。芝室記謂康伯爲河南（河南府，治所今河南洛陽）人，而揚州府志謂康伯爲泰州（時屬揚州）人。芝室記謂康伯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於廣陵石塔佛

舍，遂與其弟曼老、冲老廬於墓側」。知康國、康伯祖籍爲河南，然非同胞親兄弟。本書卷一及宋史張康國傳謂康國、康伯爲兄弟，實爲從兄弟，血緣關係甚近。據張康國傳，康伯長於康國，仕終吏部尚書。

本書卷五謂康孫亦爲元豐二年進士。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知溧陽，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

毅老嘗提舉學事，官青州，不詳其名。芝室記謂冲老名康道。

據本書卷二唐潛亨送別甥女詩、卷十儀真霜花條，邦基之父大觀中爲襄陽郡學官，政和丙申（一一一六）爲真州教官。據本書卷四孫仲益善四六條，邦基之兄子章，宣和中爲兵部郎，未幾出知無爲軍。

張邦基的外家是撫州臨川（今屬江西）吳氏。據本書卷五仲舅吳悅圖善治家勤瘁家事條及王臨川集卷九十八吳錄事墓誌，邦基的外祖父吳豪和王安石夫人吳氏的父親是同祖兄弟。吳豪之兄吳偉，仕于唐州（治所在今河南唐河）而亡，因家於唐州，治田產，以多貲聞，儻尚義，養寡姊妹，嫁孤甥，人以爲難。諸舅中有的雅意翰墨、古器。

張邦基母親吳氏的外家是唐氏。她的父親和唐介（子方）是堂兄弟。介，江陵人，以忠直稱。宋史卷三百一十六有傳，卒謚質肅。據本書卷二唐潛亨送別甥女詩條，唐暨（潛亨）

是母親之舅。在襄陽住過很長時間。博通六經，尤精於易。卒於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五十四。事迹詳陸游家世舊聞卷下、鄒浩道鄉集卷三十五唐公墓誌銘。母親的表兄弟輩有唐慤，字端重。建炎元年六月，慤自鼎州知荆南，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又有慤字端仲，慤乃暨之子，修身慎行似其父。慤，慤皆博雅好古。

張邦基，字子賢。史書無傳。據本書，他少年時在襄陽，大約因為父親在那裏做官的緣故。政和壬辰（一一二二），侍父於陳州（河南淮陽）。丙申（一一一六）、丁酉在真州；這時，他大約已經二十歲，行了冠禮了。如果此說有可取之處，那麼，邦基大約生於哲宗紹聖間。重和戊戌（一一一八），他由潁昌（河南許昌）到過汝墳（汝州，河南臨汝）、唐州。宣和中，他到過汴京，看到了三館藏書，欣賞過名藝人高超的奏阮技藝，到過唐州，數往來方城（今屬河南）。宣和五年癸卯（一一二三），第一次到了吳中（今江蘇南部）。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到過亳州（今屬安徽）、南京（河南商丘）。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冬，居揚州。以後嘗官四明（明州，浙江寧波）市舶局，大約時間不大長。到過杭州、潤州，數見甘露寺鐵鑊，考察過瘞鶴銘。本書有明確記載的最後年份是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這時，邦基大約已至五十多歲。

張邦基在本書中提到交游多人，其可考者有：

夏倪：字均父，蘄州人。與呂居仁相善。詩入江西詩派。紹興十七年卒。見能改齋漫錄卷十一江西宗派條。

李長民。揚州名族。與兄正民齊名。宣和元年，獻廣汴都賦，見樵李詩繫卷三。正民，政和二年進士，嘉慶揚州府志卷四十六有傳，有大隱集十卷傳世。

何遠。字子楚，浦城（今屬福建）人。號寒青老農，富春樵隱。紹興十五年卒，年六十九。事迹詳東牟集卷十四隱士何君墓誌。有春渚紀聞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今傳。宋詩紀事、儀顧堂題跋謂遠字子遠，疑誤。

關注。字子東。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湖州教授。紹興十二年爲太學正，自號香巖居士。咸淳臨安志卷六十七、宋史翼卷二十四有傳。

二

墨莊漫錄的特點是「漫」。這裏有兩層意思。一是作者隨時把所見、所聞、所思、所考記下來，沒有按所記事發生的時間先後爲序，沒有歸類。一是範圍廣泛，內容豐富。

張邦基生活在北宋、南宋之交。那是一個黨禍橫流、是非顛倒的時代，本書卷一鄧忠臣作范堯夫謚議、崇寧初臣僚論元祐史官所記就是屬於這種情況。那是一個朝政腐敗、閹

宦當權、人民恨入骨髓的時代，本書卷一朱勔進石及毗陵士人蟹詩、卷三金甲神人斥陳彥真爲朱勔拜章條屬之。北宋建國削平割據勢力以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承平歲月，靖康巨變，一場大災難降臨神州大地，人們幻想真有一個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到那裏去過着和平、安寧的生活。本書卷三明州陳生海上奇遇就曲折地反映了這一種現實。那海上的天宮之院、蓬萊島，比桃花源的境界還要理想，然而生活在這裏的並不是仙而是人。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爲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這裏有詩詞欣賞：着重舉出當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舉出，或摘句），并概括評論，評論頗具見地。有詩詞考釋，如謂杜甫玄都壇歌「王母書下雲旗翻」之「王母」乃蜀鳥，謂李商隱錦瑟中四句乃形容瑟譜四曲，謂蘇軾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當作「者」，或出自個人發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獨到之處。有文的評論：如謂蘇軾、黃庭堅善題跋，屬散文；謂孫覲（仲益）、汪藻（彥章）工四六，屬韻文，謂張舜民（芸叟）、秦觀（少游）文法韓愈（退之），屬師承淵源。皆可資參考。有文人軼事，如關於蘇軾者，即達二十則，除個別則外，皆不見他書。以上四個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書一半篇幅略多。

本書爲研究古代藝術史提供的資料是值得重視的。如所記沈遼楷法大軸置甘寧廟、

章友直篆圖、郭熙溫縣縣庠宣聖殿山水窠石四壁、趙令穰歸田圖，早已成爲藝苑佳話。所錄米芾論書及雜書十篇（亦爲論書），見解精闢，具有經典意義。所載潤州蘇氏所藏書畫，有裨考察我國古代名書名畫流傳源流。除此以外，本書還記下了王慶之、安敏修兩位社會地位低微的藝人的奏阮「妙手絕藝」，使得他們的成就沒有被埋沒。其見識自高人一等。

本書記梓州織八丈闊幅絹，謂前世織工未能爲；謂茄根及枝燒作灰能養火延夕；謂洛中花工以藥培白牡丹次年花作淺碧色；記北京（河北大名）壓沙寺梨接於棗本其實甘而美；謂鴛鴦草能治癰疽腫毒；還有幾處記載醫方及制香的方法。這裏要着重說一點，就是卷十鄧從義作農曆條所言濟州鄧御夫（從義）作農曆一百二十卷之事。此書「言耕織、畜牧、種蒔、耘獲、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爲詳備」。如果沒有本書，這部具有相當規模的科學著作的作者，恐怕就沒有人知道。這些都有助於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的研究。

作者對古文物有很高的鑒賞力。這方面的記載，到今天還有其借鑒意義。作者喜歡收藏，除硯、筆、墨、石之外，更爲重要的是藏書。作者致力於古籍的考訂，對當時流傳的一些託名前人的僞作進行辨正，如謂嫁名梅堯臣所著的碧雲駉實爲魏道輔著，嫁名柳宗元所著的龍城錄實爲王銍（性之）所著。在這同時，注意記載了北宋時期著名藏書家的藏書概況。這些，都是研究古籍流傳史的有價值的資料。

本書引錄的詞、詩、文，相當一部分不見於其他各書。其中詞已收入全宋詞。詩如王鞏（定國）輓蘇轍詩、唐愬（端仲）賦關中金印詩、廖正一（明略）汝墳驛壁題詩等，文如梅摯（公儀）、蔡確（持正）治命遺訓及雜書、章惇（子厚）論書雜著、米芾（元章）論書及雜書、李格非（文叔）雜書等，均可備全宋詩、全宋文採擇。

本書的記載還涉及到山川、物產、風俗、官制、司法、家教、文字音韻、異聞等多方面。

作者在本書跋語中說到「聞之審，傳之的，方錄」，其從事著述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旨在有「補於世」。元豐中，耒陽縣令把人們奉爲神靈的木居士「折而焚之」，作者認爲燒得對，說明他思想中具有比較明顯的進步因素。這當然會作用於作者的記述和論析。

墨莊漫錄是一部有很高史料價值的筆記。

三

南宋時期，墨莊漫錄在一定的範圍內得到流傳，然而並不廣泛。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在答周必大的信中提到了本書（已見附錄）。細味朱熹的信，他之所以提到本書，是因爲周必大在來信中首先提到了它。查周必大益國文忠公集，未見與熹此信，知已早佚。朱熹的年代距離張邦基不過幾十年，而熹對於邦基，「已不

知其人」。這大約是因為邦基只擔任過一段四明市舶司的職務，地位低微。此後王應麟在引述本書時，連書名也沒有提（已見附錄），原因大約也在於此。南宋人提到本書的，除以上二人外，只有一個尤袤（已見附錄）。

墨莊漫錄在元代的遭遇，似乎更冷漠。

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提到崔鶻德符得罪宦官容佐時，提到了馬永卿嬾真子、洪邁容齋隨筆皆載其事。實際上，本書卷三崔德符罪廢條所叙者亦爲此事。吳氏沒有見到本書，這至少可以說明本書在元代流傳不廣。

到了明清兩代，出現了多種版本，情況有了改變。

一、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有四處引錄了本書；

二、北京圖書館所藏明抄唐寅、陸師道校本，傅增湘定爲明正德以前寫本，今姑以明正德本稱之；

三、傅增湘藏明抄本，此本所依據之本爲正德本，四部叢刊三編墨莊漫錄即據此本影印；

四、明商濬所刊稗海本；

五、錢曾（遵王）本，據張元濟跋，此本十二行，二十四字，簡稱錢本；

六、高瑞南本，據張元濟跋，此本十行，二十字，簡稱高本；

七、國史經籍志著錄五卷本，今未見；

八、錢謙益藏十卷本，絳雲樓書目卷二著錄，今未見；

九、毛宸藏舊抄本，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著錄，今未見；

十、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

這次點校整理，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明抄本爲底本。此本源出正德本，但已經不完全。是正德本的原貌。如卷四郭熙得意之畫條「河陽」誤抄成「和陽」；戊己四先生條「坐廢之久」誤作「皆久廢之」；卷二壽春村農得青銅雀香爐條「正中其一」之「一」字後，正德本原有「事」字，唐寅校改爲「遂」字，底本漏抄（底本文字據唐寅校改錄入）；卷三秦少游侍兒邊朝華條末「吳郡唐寅」云云三十六字，正德本係小字雙行，意爲此乃校文，與正文有別，底本未作區別。底本雖然有以上個別不足處，但在現存容易見到的本子中，不失爲最好的。

我們以下列各本爲校本：

一、正德本。唐寅在校勘過程中，改正了不少錯誤，然也有正德本不誤而唐寅偶然改錯了的。如卷五僧如璧善詩條，唐氏誤改「饒節次守」之「守」爲「子」。因此，我們對正德本原文，予以足夠注意。現在還不清楚唐氏校勘時是否依據其他本，但全面考察正德本校

勘，唐氏往往有獨到之處。陸師道亦對正德本進行過少量校勘，然其校勘文字往往與唐氏混於一起，除個別外，已不易分辨。今稱唐寅校爲唐校，陸氏校語能分辨者則稱陸校，不易分辨者則歸之於唐。

二、稗海本。在校勘過程中，我發覺傳增湘、張元濟二家對此本的評價失之偏。此本可取之處甚多，觀校勘記可知。實爲主要校本。

三、錢本：北京圖書館藏勞格（季言）校本（其底本爲稗海本）所據，張元濟底本跋所引。

四、高本：北京圖書館藏勞格（季言）校本（其底本爲稗海本）所據，張元濟底本跋所引。

五、鮑廷博（以文）重勘本，簡稱鮑校。鮑校爲前三卷。係勞格迻錄。鮑校原本未見。

六、勞格校本：簡稱勞校。

七、傳增湘校本：簡稱傳校。傳校底本爲稗海本。傳校重點過錄勞校校勘（包括錢本、高本、鮑校及勞校本身）。其本今藏北京圖書館。

勞校存前七卷。勞校於錢本、高本異字，各注於本字下，傳校過錄時，分別用藍色、紅色，以免混淆。傳校於勞氏迻錄文字及勞校本身文字，則以另一種顏色表示。

今按，勞氏原校本及傅氏原校本，現在只能憑顯微閱讀器閱覽，無從辨別顏色（有些極細小的字，也不易辨認）。爲此，作如下說明：凡錢本、高本、鮑校能辨別者，則分別稱以各該本，其不能辨別者，則統稱傅校。

八、張元濟墨莊漫錄校勘記：附底本卷末，簡稱張校。

九、庫本。

除此以外，還用永樂大典所引進行校勘；底本引用本朝和前朝的著述，需要檢出原書和有原書可檢的，亦檢出校勘：寫入校勘記。

爲了方便讀者，每則都擬了題，加於每則之前。

不妥之處，希望得到指正。

孔凡禮 一九九五年五月

